

歸鞍吟州

~ 16  
2686



~ 16  
2686



恭讀  
皇極經世一書

皇極經世一書

皇極經世一書

皇極經世一書

門 へ 16  
2686  
巻

筑前神屋氏著述

# 歸鞞吟州

具原先生  
竹田先生  
鏡山先生

評閱



題歸鞞吟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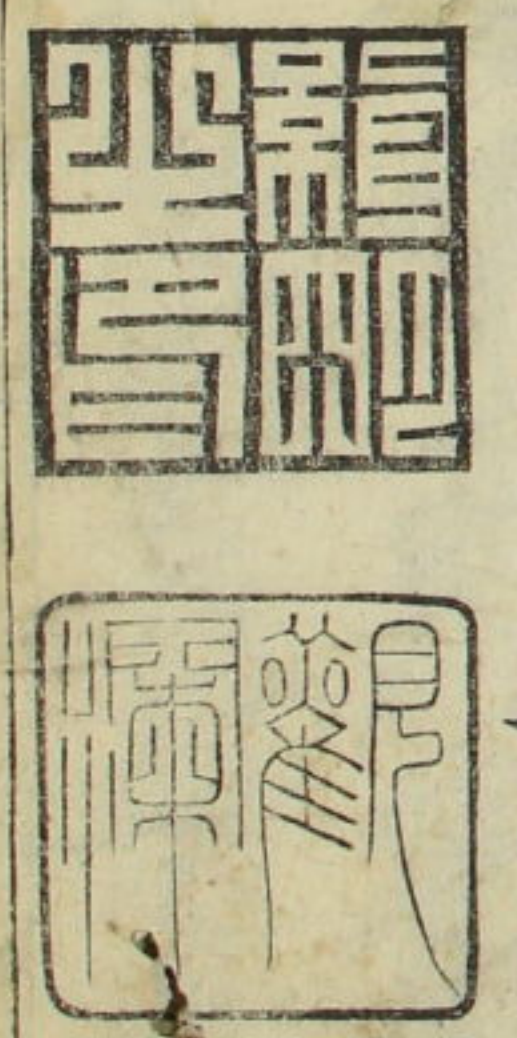
筑前羨文學竹田子挾歸鞞吟草一卷  
來以示予曰是吾僚友神屋某之所著  
其人志學尤篤且久益為一語以侈之  
及取而閱之則其覽之富識之偉辨  
之雄而文之宏且暢固優哉足以坐通  
邑大都與寒絳帷而導青衿者相周

昭和九年  
十月一日  
購末

今中序

旋下上非宜以一鄉之士視之而志氣之所振勃未艾蓋將探天下之奇歸之於正而後已焉可謂海西有人哉予嘗謂惟正可以出奇倘專尚奇機漏跡露不但不能守正亦將併奇而失之韜鈴之士孰不以奇正為言而察其意之所向皆能主正邪兩得之邪將失之邪兵變也奇又變之變者也則波喜

以知奇自許而唱于人易敢言披吐不恪者無乃過奇而失於正乎予以是為疑之日久今聞神屋子最能學萬人敵將舉以質之而雲天千里翹首悠徙仰其名而不得親承其誨是可恨已  
平安三宅 緝明書  
享保戊戌之夏







讀其書以水法用則申君  
何尤以特傳東詩采不亦  
申君也

享保元子夏四月

東都物茂了云



歸鞍吟州序

竹田君來寓東都之邸魯寮會焉  
嘗與語君出一小卷而眎之曰曩  
吾西人神生者歸自東都而以其  
詩紀之行成卷焉歸鞍吟州是也  
暨吾東予神生贈之矣嗟神生知  
予卿矣是篇也非獨詩為也神生  
則在東之日親觀友疾温然適然  
迺愈迺旋於是倚馬而布辭踈鹵

驛途之懷遣遊子浮雲落日焉耳  
然記古今之事蹟謂備不忘也乃  
吾曹顧以頭之首而評焉以藏師  
讀其謂之何魯寮展而讀之矣或  
問焉魯寮曰予廣神氏曰廣之者  
何曰廣其記也因有嘉焉予少入  
釋蓋有斯言而憶焉曰觀彼久遠  
猶如今日夫久遠無非今者患其  
不記耳而患不觀哉長而微昂觀

時怠矣無記也讀神氏牘始廣其  
記誦已又喜其該博而乃稍益獲  
察其為學也則雖未與相識猶識之矣於  
是竊自意謂其文可企也其記不可企也  
若夫使神氏記予吾所觀者則又  
何如也曰散問神氏何學也魯寮  
曰不知也又問魯寮曰神氏也者  
非儒弗遵非古弗則然而予察其  
所安則彼非釋弗友非隱弗計蓋



予知神氏者止是日師以神氏為  
儒子曰然然則師奚以竺乾說而  
叙為魯察日子言是也子言是也  
然予既廣予神氏則乃謂曰雖彼  
久遠其可忘乎夫今無非久遠者  
患其不觀耳而患不記哉神氏記  
以成誦予為詩為文為儒為學鮮  
不為焉故其吟山則難攀吼水則  
不測顯橋則無思登亭則有懷是

吟州之所由起而其能記者也故  
其遊而反逢友則眎臨別則贈嗜  
其學知其鄉斯可以言其緒餘已  
矣予少入釋子唯吾道是由而未  
暇其他然視予神氏之所為非外  
也觀其言察其所安蓋神氏宋蘇  
長公之流亞歟既文既朴亦儒亦釋  
無非其學焉吾知之於吟州矣夫竹  
田君既以眎之矣則予安得而可

辭ス故ニ質ニ以テ久ク遠ク之ノ說ヲ而モ又モ貽レ之ニ以テ

序  
正德乙未五年歲除日魯寮大潮  
題于

東都寓舍梅花樹下

歸鞍吟草上

筑陽神屋亭著

寶永甲申九月老府君觀禮事畢夙發東都僚友松  
氏病篤不得隨駕命留朱邸療焉且令予護視之既  
而從者悉發邸中寂無人予與病友相對黯然銷魂  
而已矣松氏撫枕言予曰以我病病子我病益劇奈  
之何予笑曰子之病庶幾有利我乎予曾讀四分律  
曰瞻病有五功德增長善法又梵網經說入福田以  
看病為第一福田若然則我受賜矣子何憂也松氏  
聞之稍展眉命杯相酌頽然不知身之處異鄉也

五馬駸駸數隊行，郎中草木滿秋聲。一壺綠酒爲誰醉，九月黃花自有情。

重九之日，臥聽門外之足聲如雷，啓戶不見一賀客。雖然未失菊華之泛杯興，味如山翁之遇佳節。關山千里值重陽，孤館蕭條菊自芳。獨對秋風堪落帽，白雲望斷水茫茫。

漢有相印書，陳長文傳之。魏許允輩精之，其後有相押字術，豈做相印者乎？陳仁錫百家名書中載其占書。予一日遊神明祠下，有一術者相予押字，曰：惜乎畫數不全，夏之必富貴人也。屢乞爲夏之。

予笑曰：聞子所言，得非相國寺大胡蘆種乎？竟不

夏而歸。

相國寺大胡蘆山谷語出過庭錄

著龜畢竟無心物，信手拈來吉凶真。押字用心爲模樣，用心奈得著龜神。

淺州稍荷祠靈威，動東都予與一友遊此。男女滿

祠中，散錢溢箱外。

散錢出漢第五伯泰山封禪壇記

予乃禱神曰：

某無佗願，唯願多得好書。家貧未償願，伏乞神助。耳友人笑曰：儒亦有禱乎？未聞學問之有神助也。予曰：昔李固言祈九刻，若學業大進，柳績貧嗜書，有神人贈錢以資其業，以是知神靈有意於斯文。

窮措大禱之非無理 憶昔予年十五六家貧嗜  
書偶得一書則拜戴如獲珍寶披玩忘寢食既而  
奔走乎微官屢迄乎東都與書肆某款密暇則入  
書肆坐閣上四壁緝帙磊磊充棟隨意抽出仰讀  
俯思稍飢取懷中搏飯喫之其樂雖食前方丈侍  
妾數百人不易也臨歸必借書一套攜還晝間塵  
冗率不能終卷入夜展讀達旦尚不忍釋手其勤  
苦如是而坎輕纏身志願不遂漸為枯落每一念  
及之悲憤填胸五內如裂噫哀哉 搏飯勝元  
發狗賦  
聞說讀書貧者樂誰知樂處卻忘貧萬籟金盡為他

物一經由來不負人

讀書貧者樂  
唐斐說句

九月十三夜雲盡月圓聯門甲第歌笑之聲隨風  
遠聞予亦隨例魯酒芋栗微資孤興對之不能無  
懷鄉之感按是夜賦詩創于管公而盛于滕忠通  
非獨我邦也鄭少谷何大復有是夜玩月詩迺知  
倭漢不虛是夜也如松子曰季秋合取十五夜而  
取十三夜者益易所謂月幾望又曰天道虧盈是  
其所注意深矣予近讀中右記曰寬平法皇勅以  
九月十三夜為名月此其始也如松子杜撰可笑  
耳

今夜清風月有名一盤芋栗故園情笙歌院落溶溶  
影正想應遙照福城福城筑前治所

清夜遊馬道中忽聞粉閣箏聲傍人曰是士人室  
女善彈箏及三絃且姿色絕麗每夜靜月明必彈  
之以自慰其人不可見聞聲亦幸也余因竊嘆近  
日風俗之靡士女所玩皆非其宜也世人以箏為  
琴承其繆者久矣昔豐前彦山人石川芭子始得  
箏於華人筑紫盛玩之仍號筑紫琴其後八橋檢  
校新製箏譜六曲世稱琴組者是也近代演之繁  
聲雜出大不異於三絃八橋所製者猶存三嘆之

遺而今之所謂琴者非琴非箏而唯一淫聲耳士  
女玩之幾乎誨淫矣嗚呼安和性情當得蕩其心  
也如三絃者全是淫蕩有害乎婦德而以是為閨  
中之具家道安得齊整哉楊慎曰三絃元人作之  
予讀教坊記曰唐時平女入教坊初學琵琶及三  
絃謂之搗彈家唐已有之非創乎胡元也

月犯翠簾粉艷鮮幽情彈盡轉悽然恐牽切切絳聲  
惱須遣奇材付炊烟

十月朔以松氏疾漸瘳夙東裝出東都無復一人  
之援手哀別獨所畜之馴猫戀戀從予後乃屬之

鄰舍本

孤劍翩翩匹馬鳴江城曙色雨初晴官橋楊柳應相  
笑滿眼渾無惜別情

是日渡六鄉川予謂渡子曰六鄉宜作六合也何  
則揚子江畔有六合縣縣有達磨乘蘆遺蹟是川  
浩渺與揚子江難爲弟且汀淮饒蘆葦所少者碧  
眼老胡爾渡子曰昔年隱元禪師過是川道價堪  
配達磨予曰雖然奈不乘蘆葉渡子曰詩不云乎  
一葦抗之舟亦宜稱葦故曰縱一葦之所如何必  
乘真蘆葉也

奔流拍岸捲風沙河畔酒旗一百家客意津津堪駐  
馬酸香鱸細鼓瓊華

金澤文庫昔北條顯時所建以藏儒釋書數萬卷  
北條氏亡而鞠爲麥圃上杉憲實興復之以惠四  
方之學者一氏當倥偬之際能畱心於文籍可謂  
知治國之首務矣既而天下大亂藏書紛紛經幾  
秦今求其遺趾而不可得想當時所藏當多異書  
今不知其存亡可勝嘆也夫予嘗謂候於文籍之  
興廢而可以知戶口之盛衰時泰民育而書與之  
俱盛否則不盈於一箱於是乎道釋之徒託世變

以稱我有秘書曰藏之於一西宛委曰翰之於龍  
藏天宮而其書之有無不可信也亦多誇部帙之  
數如不可限量而其實不能半於儒書獨儒書公  
然廣布天下故雖時有廢缺世治則再盛遺編聞  
出其緒可尋有藝文志以來世世所考錄多則開  
元中八萬二千二百卷少則東漢之季一萬三千  
二百卷雖有興廢不過乎此數猶戶口之多寡止  
於千萬百萬也佛書如方等華嚴俱舍等其初爲  
書或十萬部或恆河沙數品而今所存不過乎百  
數摩訶衍稱一代之諸經有一百億部而歷代所譯

部冊悉載乎大明聖教目錄而卒不能半於儒書  
此外龍猛所讀龍宮書十倍閻浮而忉利天藏書  
萬倍龍宮又有外道梵志之書西域記曰調達所  
讀八萬藏乃知其數與佛書上下偉矣竺土之於  
書也非以天地爲架子則不能舉之雖然所存者  
不過乎聖教目錄而其數僅止於六千七百七十  
卷耳道藏三十六部經共一百八十七萬六千三  
百八十卷可謂與佛書差肩而百倍儒書矣雖然  
有名無實王欽若之所刊補寶文統錄所載四千  
三百九十五卷其後增至五千二百八十七卷八

角垂<sub>レ</sub>敷<sub>レ</sub>衍<sub>レ</sub>之極止於此耳<sub>一</sub>氏動<sub>レ</sub>爲勝大之說  
欲掩我儒而出其上<sub>一</sub>殆似兵家虛聲之術不知者  
爲孔子之所不及嗚呼不堪笑也

莫謂英雄不好書當年此有石渠儲誰知千歲北條  
力古籍幸存兵火餘

臻大機見虎石虎者大機之娼女也曾我十郎愛  
之十郎歿後爲尼嚴持木叉節操凜然女鑑曰大  
磯虎者伏見大納言實元之女實元謫大機通娼  
家爆炭<sub>北里志</sub>爆炭出<sub>北里志</sub>生虎實元歿遂爲娼然則衣纓家  
之孤女墮塵埃不<sub>レ</sub>喪志操其情實可憐也俗稱此

石虎魂所化也我聞愛山水女子魂化石成山水  
狀張麗容魂化石現李彥直之形張世傑忠魂化  
鐵千焚不變劫毘羅頑魂化石能答陳那之問虎  
魂所化理或然乎獨恨是石美男子扛之則羽醜  
夫則千鈞是故往來少年無不脩飾試輕重嗚呼  
虎娘貞烈生前唯知有十郎耳歿後豈較人之美  
醜耶抑不知香魂化石後多經人之撫弄而漸<sub>レ</sub>來  
貞操乎因想柔曼之害甚於毒藥猛獸十郎坎軻  
志在復讐枕戈待旦而尚綢繆乎青樓乃知雖鐵  
石心腸無不受銷華之銷鑠故以歐陽公之盛德



吟州上  
有不禁罵之情詞張乖崖之剛正有詠梨花之艷  
句普寂壞禪心於魔女至聰絕慧命於紅蓮羅什  
二小兒登肩善無畏不諱牀第之穢三車論師淫  
食踰矩大惠與無著一絲不掛身此皆儒釋之英  
而與十郎同墮慾海是以三教制慾金科殆出於  
一律袁公問仁孔子對曰不淫於色新醫客戒以  
爲火坑蟒毒菩薩不聽壁外瓔珞聲天姥告黃帝  
曰生我處卽死我處三聖畏媚斧尚如是之甚况  
我輩心兵易發且今飄然爲孤客路柳墻花沿途  
如雲豈可不加慎於此乎展禽不亂楊秉不惑元

魯山四十年不知女色包恢六十年喫獨睡九薄  
拘羅八十年不生淫想阿難奉佛二十年見女子  
無慾相此皆上品根氣非劣機所跛尤愛孫陀羅  
難陀淫慾強盛而斷色惑如李覺劉器之周尚和  
沉持要等咸早絕慾此乃我輩之師宜仰而則之  
予斷慾已三二年或見靡曼之色則急闔眼入不淨  
觀雖非天華不著之相庶幾不罹社戈之傷今也  
見虎石省戒乎華箭聊申自警之訓爾  
堪憐於兔愛貧郎獨異青樓最薄腸昔日祐成今已  
朽永爲頑石欲誰望

大磯鴨起寺中有西行法師遺像世稱文覺之所造也余曾謂本邦隱逸以西行為巨擘其見從容請身非惟簪笏之可厭而不忍見政刑之歸源氏是以抗節於隱倫故見源帥則偃蹇不屈視銀貓於泥孩蓋其志不屑就之也以文覺之嘔強曾欲碎其頭而一面之則驕氣忽沮來敬之以為吾師此豈尋常隱倫所得而能也必當有其粹德感人於言笑之表者余思古人徘徊寺前冀有襲遺芳者偶見南窻下有一老僧龐骨皓然古貌可欽余欲與言而僧翛然不屬意隱几讀書既而瞑目凝

坐余率爾問之曰不作佛見法見時消息何如僧對曰喫茶太余大悅就爐邊取茶數甌太

臥見源君何懶起此身耻作幕中賓懷人尚愛清香遠鳴立寺邊晚菊新

梅澤茶店稱有華臍魚善作羹薦客予喜投之已啖一盃非華臍予曰贖店主曰真有一幼女從旁解之曰客何不達乎我坐店上閱人日且千為大抵名實相違不異我華臍魚彼威儀雍容坐輿中者人君之表也而能黜茲遂良以副人主之實乎長鎗大刀意氣赫然者干城之具也而能秉忠貞

以盡人臣之實乎彼苟不然則亦贖物耳何獨我  
羹也予聞之顙泚亟酌錢謝太

華臍羹熟氣菲菲遠客何知魚味非綽約細腰還具  
眼人間萬事認真稀

小田原營外西南之山蔚然屬菅根者昔北條氏  
之營址也武田信玄欲襲之先侵豆州之邊下營  
乎川成鳴夜潮奄至軍中譟擾波濤捲旌旗而太  
翌早州人獲旌揭之壘上以招甲軍信玄大愧之  
忽斂兵退於是北條家臣相議曰信玄包羞而還  
必當再來其戰必竭外力乃分遣精卒守川成鳴

及邊堡數處而小田原漸虛於是信玄從間道襲  
之大克之此其實也汝而亂者譎也其謀在令小  
田原分兵而敵果墮計中嗚呼英雄欺人耳近有  
伊奈與八郎者評甲陽軍鑑極譏信玄不知營地  
淺矣彼見信玄也

挈箠屑屑妄評譏變化何知在握機少讀家書多害  
事豈窺軍鑑意中微

春庵云潮至漂旗出於意外非  
所可預知也豈可以此病信玄  
乎伊奈氏評軍鑑固是無智妄作而其論之不當  
不翅此矣然竊謂以此舉為信玄之奇策者恐近  
乎鑿矣亨按下營乎潮所及雖  
庸將不為而信玄為之可疑也

三日將踰菅根登猿汰坂嶄絕峻滑雖捷獸不得

恣行故取為坂名予下馬健步如飛令猿猴等愧  
死也唐縣馬倒關路險馬必倒豈對猿汰坂

俯看飛鳥背仰躡碧雲梯蔚蔚青蘿裏胡獠失脚啼  
檀木坂峻險亦倍猿汰有一客揮汗仰見曰噫危哉  
豈有復險於此者也哉予言之曰予嘗遊泥梨中  
見所謂劔山刀樹亦甚焉客大驚熟視曰子豈非  
鬼耶我聞死者必踰管根想子非人也奈何欲牽  
我於非類伏乞垂活予笑曰莫深懼也我筑前善  
男子與汝均人耳蓋地獄有死活我所遊者活地  
獄而非死地獄今為客說之以瘳長途之勞可乎

客請聽之予曰方今汝方寸地湛然真如海邪風  
蕩之生無明濤濤凝現種種業界欲害人則現劔  
山欲陷人則現阿鼻獄予蹉跌於世路不記涉幾  
業界今視檀木殆坦途耳汝今自試以為何如也  
客合掌曰活如來未曾有之說法我正點頭於生  
滅門唯恨久困業界敢以方便力脫之否予曰生  
前業報已盡死後當赴極樂何深悲也客出涕曰  
死後茫難期願生前見極樂耳予打一圓相曰會  
否客曰不會予曰蒼天蒼天鏡山云蒼天蒼天翻  
禪語談天命奇怪甚  
繞雷護雄都一關當萬夫久經心上險檀木不須扶

管根之山曾我氏之祠在焉因論曾我兄弟復父  
讐源帥從而殺之我不知其何說也意者賴朝微  
時不容於伊藤以是殺之歟如助經者本一罪人  
嘗以私怨殺河津令一狐流離無所依當時政刑  
不肅彼得全首領若明主在於上則助經正刑辟  
也久矣今也兄弟以復讐之刃加於一罪人之頸  
於義得伸於法得正而源帥即殺之其何理也或  
曰兄弟復讐固可也遂與幕下士鬪多傷之且時  
宗奮侵帳下孝義反為暴逆奈何得貸死若貸之  
則助經嗣子犬房豈能與之解怨乎然則世仇相

報當啓無窮之禍殺之非無理也予曰當時時宗  
對源帥曰我兄弟已殺讐無復鬪志忽群士自驚  
擾爭擊我兄弟不得已與之鬪不覺衝至帳下然  
則群士自取傷非兄弟之所犯至於其言世仇相  
報大啓禍則此義利之辨毫忽之分不可不審也  
夫為法乎天下者唯當禁不義耳不當禁徇義者  
今以時宗為徇義歟徇利歟我知其為徇義而敢  
殺之耶既赦時宗則奈何得禁犬房今日赦時宗  
而明日犬房殺之亦從而赦之爾何禍之足憂也  
凡憂禍之說此論利害也非論義理也夫禍之所

以啓率生乎利而非生乎義是以爲法乎天下唯  
宜禁不義耳彼世仇相報苟無害於我義則何禍  
之有也唐張琇與兄瑄殺父讐汪萬頃張九齡稱  
其孝烈宜貸死裴耀卿陳不可玄宗曰孝子者義  
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者孰  
不願孝轉相讐殺遂無已時率用耀卿議議者以  
爲寬今源帥之殺時宗乃耀卿之見而其畏世仇  
相殺者所謂轉相讐殺之論也此皆憂啓禍而非  
以義處之不可以爲法也太宗時有王君操高宗  
時有趙師舉憲宗時有梁悅穆宗時有康買得皆

殺父讐四君皆赦而不問然而未聞啓禍也武后  
時徐元慶殺讐趙師蘊后欲赦之左拾遺陳子昂  
議曰殺人者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一元慶元慶宜伏辜  
跡元慶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  
若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  
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實之以刑然  
旌閭墓可也時趨其言後柳宗元駁曰誅其可旌  
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  
師韞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刑官不問而元慶  
能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是守禮而行義也執

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忌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外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也明矣據此議則河津非死於法而死於私怨也而時宗復讎非悖驚而凌上也而源師殺之可謂贖刑甚矣方今

國家於復讐事一斷之於義而不設於律條此深達於治教之方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復讐此推及之道復讐不除周官曰凡執仇讐者書於土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我於是知所以不設於律條以其有言於官與不得言受誅與不受誅故也將禁之乎恐傷孝子之心將不禁之乎恐為濫殺之階以是不設於律條臨時酌之於義而斷焉不傷孝不失法可謂達於治教之宜矣嗚呼使源帥得國家之一一時宗豈有非辜之死哉

損軒曰曾我兄弟既報仇

之後居然乞罪於幕下可也然不能如此多殺無罪者且關入于營中將侵賴朝卿其暴逆之罪不容死賴朝之誅時宗未可為無義

未聞復讎刑廷尉嗔如霆只快微時憾實非報助經北條時政創基於豆州藉重於源帥遂篡其天下其心如玉莽權略如隋文而子孫延九代之祚者何也蓋賴朝猜忌殘忍寵讒臣以害同胞逞舊怨以殲平氏之嬰孩天厭其酷毒假手於北條滅之手將由逆取之而順守之乎此二者未知其所以然也

不慕麒麟閣上圖其心偏要做新都當時只有和田  
歿豪傑悉為莽大夫  
四日早發二鳴臻沼津曙色漸分馬首見富士山  
截然竦乎雲表日已照上峯積雪皓皓遍布瓊屑  
日華燦之燦爛奪目足柄管根二高山不能與之  
競而似受之庇者富士亦不欲自異俯而掩之如  
一大鶴擁衆雛也

盤根蟠地軸鬱律擢孤標駐馬迷暝色矯頭驚日照  
雪華侵月桂沈澹毓仙苗羞我非詞客士峯久所邀  
薛墟坂望中之景殆難措言也予陋于文醜于詩  
抵掌四顧屢閣筆而遂揚醜也



駿州佳景誰能寫，二保松原淨見崎。薛堦坂高浴海  
豁，沖津波響遠帆微。只憐藥鋪兒如玉，更恨鰲山梅  
漸希。天女不來烟浪暮，漁翁空帶夕陽歸。

武田信玄取駿州，大展驥足四隣避。其踧躄獨北  
越，輝虎力與之角而不相降。談者稱天下英雄唯  
信玄與輝虎耳。予視二公之將略，各有所長，亦各  
有所短。信玄節制謹嚴，能持重，不輕戰，以折賊鋒。  
此其所長，而馳騁侵掠，非所得也。謙信果銳猛烈，  
節短勢速，以衝堅驅弱，此其所長，而匿機持久，非  
所得也。信玄不大勝，亦不大敗；謙信不大勝，則必

大敗。此可以見二公之得失。方二公之相會也，謙  
信常奮其長技，欲挫之於一時。旌旗颯然，白刃齊  
進，其勢如暴風驟雨，驅雷電而至也。而信玄不為  
之動，嚴陣堅閉，無隙可窺，以折奔突之氣。謙信不  
得逞於一擊，忿嗔叱咤，忽斂兵而太欲，以誘敵。而  
信玄凝然不動，是以兩雄屢相會，遂不交鋒。謙信  
猛烈之氣鬱乎胸中，常思一決，而信玄不與校。於  
是謙信知不得逞，而不復窺信州。信玄幸其間，旁  
侵鄰國，每戰輒克，遂傲累勝之威，頗有輕越兵之  
意，亦欲一決而推之。兩雄企望相迎，竟決戰於川

中鳴當此之時謙信尚知所戒不敢犯之而老據  
形勝之地以察甲軍之動靜信玄氣盈志驕棄其  
所長而躬挑戰分精兵繞出賊後親以偏師當其  
衝曰夾而擊之越兵我囊中物耳不知令敵陷於  
死地反得致死力謙信望而察之躍馬而來甲軍  
不虞受敵紛擾敗散信玄麾下不滿百尚據胡床  
督戰謙信進與信玄親接刃信玄身被數創殆將  
為禽而適所分之一軍駭殺聲震天馳還救之直  
衝其中堅於是謙信大敗僅以身逃是戰也主客  
死傷均而信玄所喪股肱爪牙謙信不喪一部將

較其得失則信玄實為敗衄也而談者皆以信玄  
保戰地謙信敗還斷兩家之勝負此安知兵家之  
得失也哉夫股肱有虧其失莫大焉信玄主而謙  
信客客豈有不還之理哉敗均耳未宜以太雷斷  
勝負也是時使信玄用其所長嚴陣不輕動則謙  
信必當望而引去如是則信玄非惟得信州而已  
不率一卒不費斗餉天下之全利無出於此者信  
玄非不知之者嚮也用之今也違之豈非驕心使  
然也邪

遙思北越虎將軍擊賊如鷗入雀群信義皎然天地

吟州上  
識子孫續續羽州君

崎嶇宇都山絡繹往來人古人稱茲地不夢逢人  
今也宜翻言無夢不逢人

舊時細路宇都山今日見來欲並輟著意古人秋色  
萬慙慙誰為添成殿

薄暮濟大井川連日不雨水勢最衰而尚與濟平  
是日替水管子價僅錢四十比他日價最賤是

川深險濁流宜稱我邦之黃河涉者往往溺歿替  
水乘急張重價行客恐後時不論價酬之以託性  
命而往往不免焉其受重價者浮沈循流而得獨

全此輩不可不深懲也擅其利而不救其歿且安  
知彼利客囊之貲得救而不救也嗚呼千古溺歿  
之冤有問之則曰罪在乎河水而奸民不與焉河  
流激怒良有以也鏡山云河流激怒滑替似東坡

今古名高大井川飛流一道落青天誰知替水心偏  
險泰山一擲數銀錢

六日濟天龍河天龍既太矣徒冒龍名旱而不能  
作雨雨則作威作害河伯河伯我欲說汝

河水悠悠歲月深河流幾變古今心渡舟一棹斜陽  
裏旅客招招立似林

抵岡崎見大橋橋上行人影遙滅而不見橋之所  
 窮盡橋下萬柱櫛比如蜈蚣蟲之衆脚簇簇然也  
 嗚呼此宜稱本邦大橋第一乎予曾考橋之雄偉  
 者大秦國飛海橋長二百二十里西域沙海獸骨  
 橋長數十里晉江安平橋長七百丈岱輿玉梁長  
 千丈潮州濟川橋長百七十丈吐谷番石橋長一  
 百五十步泉州萬安橋長二千六百尺鳳巖盤光  
 橋長四百餘丈臺江大橋長百餘丈陽羨虹橋長  
 七十二丈此尤雄者也此外予未知者何翅十百  
 焉想本邦之橋又宜有大焉者予適不知耳

勢如萬丈虹蜺偃長使行人渡碧霄疑是仙風天幟  
 落化成岡府美人橋

黃昏拜熱田廟因想日本武尊天下之奇材以弱  
 冠膺大任東討西伐滅數年之逋寇以致天下之  
 泰平惠在百姓功在社稷於是乎廟食百世天之  
 所以報也獨惜皇子負雄才常輕賊躬挾匕首刺  
 川上梟功雖幸成不亦危乎以皇子之材督六軍  
 之衆奉順討逆川上一草賊豈能抗之何苦而至  
 於躬行匕首不可以爲二軍之司命也

天下奇男子廟堂有武尊由來王澤竭劍氣日昏昏

八日踰鈴鹿山昔強盜豎帽子居斯山以人為糧  
 大為民患時稱鈴鹿鬼坂將軍田村丸奉詔滅之  
 始蘇息昔日鬼窟今為茶店美酒香餅大堪鼓舌  
 使鬼尚在必當以人易餅因笑坂將軍之不曉餌  
 策而假於沙訶菰羅目佞婆婁吉低稅之兜羅綿  
 手也春庵云詠諧新奇  
 百一險關百折高藤蘿攀引特勞勞鬼神尚自餘嚴  
 崖幸遣居人賣酒餤

歸鞍吟州上終



歸鞍吟草下

筑陽神屋亨著

鈴鹿山下有田村太神之祠此祭田村丸以報斬  
 鬼除患之德者世多疑田丸斬鬼謂世豈有鬼邪  
 此必盜賊之靡耳豈復有食人者邪此皆不可信  
 也予謂天地之戾氣已生魑魅魍魎等之異類則  
 一種稱鬼噉人朱髮銳角如佛書所稱夜叉者自  
 不可無也章仇兼瓊竿杪之兒陳越石燈下之巨  
 手楊慎矜門外之火吻可以見夜叉之必在哥舒  
 翰擊噉妾之夜叉馬燧困於夜叉蒙胡一姊之救



以兆一公之顯達朱峴之女汝州之村女曾與夜  
叉匹偶東洛張生之奴經行蘊師之骨皆竭於夜  
叉之噬已上數事悽悽於野乘而不可廣誣天下  
也至於噉人兒頑則本邦雖希見中華史籍所載  
歷歷可數也隋麻叔謀朱粲唐高潛五代長從簡  
嚴震獨孤莊梁羊道生宋王彥升皆嗜食人夫人  
性暴戾之極至於食人則其性自化夜叉而貌亦  
漸類之吳生之妻杜萬之婦張融之孫兒忽換筋  
骨乎羅刹已而形類之則鬼物感乎類而至同爲  
民患或當有此理也韋自東斬一夜叉而太白之

蹊可躡也李世輔滅青面夜叉而夏國之民安枕  
此皆頑民爲賊溪匿巖穴狀貌魁奇稟氣悍戾食  
人之性竟化異類者也田村所斬想亦強暴化異  
類者乎五雜組曰黔筑有變鬼人嗚呼物化之變  
如是人安不化而爲夜叉也

森然萬木中輪奐正濛朧斬鬼山河靜再看韋自東  
十一日從勢多登石山寺山上巨石森立黑質醜  
怪如夜叉鬼物羅列如壯士相對角力奇險不可  
具狀山名不虛也昔橘直幹遊石山賦詩僅得一  
句思乃蹶此無他焉詩思爲奇石所厭耳厥后爲

憲敦光廣俊茂明等各窮推敲於茲地遂不能得  
片石之奇唯紫女六十帖滌筆於湖月之清振藻  
於石山之奇豈觀音冥助歟想非繡腕所能也我  
聞女子蘇無瑕常禮觀音文章秀麗比姚月華大  
曆中之奇童子書齋供觀音一日大士現形摩頂  
勉之於是文思大進明教大師少時誦觀音號每  
夜十萬遍自是經傳章句不學而能遂擅文章之  
聲爲歐陽公所稱由此見之則六十帖之奇安知  
非阿那婆婁吉低輸授彩筆於紫女也是以世遂  
稱紫女爲石山準賤之化身予謂宜稱水月觀音

化身也何則源氏之精神得手湖水之月也  
式部父爲時博學能文式部承其家學頗通經史  
六十帖中典據可徵者如葵卷二之一用絳縣老  
人之事如玉菴卷水鳥迷陸用毛詩鶴鳴之意如  
初子卷高中子用玉藻編冠之義其學精博其才  
足運之率可以見於此而源氏微意非譚譚者所  
得也蓋源氏出於諷諭而美刺浚得詩人之意美  
服飾之華則刺在其德之不稱感盛衰之變則戒  
在盈滿之難持然而其詞婉其思深是以讀者不  
能得之或謂式部承圓教於覺運以六十帖詮四

門之理嗚呼式部讀經疏通史漢察其才識之卓  
必當知仁義之說如夫四門空有之談彼所竊笑  
而肯乞其糟粕也邪是後吉田兼好得源氏之徑  
蹊而才識不及之遠矣雖然其所得可槩見也當  
高氏之爲政漁色朋淫無復所憚士風靡然向之  
奉妹色以取悅兼好自致乎世外而尚不免艷簡  
之汗乃其他可知耳是以徒然草盛稱柔曼之德  
以不好色者爲玉卮無當其言如誨淫而其意譏  
切當時蓋不好色者不合於世雖有他美無所用  
猶玉卮無當其餘稱醉鄉之酣適以得財物爲良

友此皆諷刺當時而註者不曉徒以爲兼好風流  
之談噫尚不知兼好安能知源氏微意哉

奇峯突兀久關心是日探幽興益滋多愛清新源氏  
語高譽應並石山岑

粟津原田疇之際有今井兼平墓嗚呼方義仲之  
敗從兵四散兼平單身護主而左突右擊血戰數  
刻力竭而死可謂義烈之臣矣獨惜兼平以義仲  
輔弼之臣不能規諫盡心令其君不陷乎大逆主  
亡而死難僅能愈於賣國者耳義仲驕暴自稱朝  
日將軍縱兵圍上皇當是時兼平不能引大義力



爭反爲率兵焚皇居使義仲負罪乎天下而遂不  
免矣兼平於是乎不得辭其責也苟諫之不聽即  
死之耳豈有從君於逆乎不可以爲輔弼之臣也  
君無不聖舜唯之責難臣可惜粟津外何如外諫論  
大津膳所之交有木曾義仲之墓銘曰朝日將軍  
義仲公之墓予大驚曰夫使義仲負罪於天下者  
豈非朝日之號乎此必陋者不知大義妄謂誌之  
以照威名益足以暴公之罪也漢張純自稱彌天  
將軍魏爾朱榮自稱天柱將軍梁侯景自稱宇宙  
將軍唐尚讓自稱滔天將軍與公之自稱朝日粗

相似而亦同其罪今取而誌之於墓將貴之而反  
以賤之宜刪而公之唯誌不曾義仲之墓可也嗚  
呼公之罪雖不容於誅至於其成功之偉豈不傑  
然大丈夫也哉方平氏之熾也微公之挺身而倡  
義我恐賴朝之大業未必速成也賴朝擁八州之  
衆尚不得窺京師公崛起乎僻遠提一旅之羸師  
當數十萬之勍敵出奇決勝彷彿古名將平氏不  
得守洛城奉主遠逃乎西海如義經等皆承公之  
後而乘其推敗之餘事固易辦也獨如公之所爲  
最先乎衆而當最所難源氏開國之勲誰居木曾

氏之右者然而論者稱當時之功皆予義經而不  
予義仲曰微義經則平氏不滅遂無言義仲者意  
者以公之不終臣節寧其功之不贖罪乎然則義  
經又同其罪豈於彼宥其罪於此責其備也哉世  
俗之論實刻矣哉

損軒云是論義正發前人所  
未發揚隱抑顯可謂直論

開國議元勳首功固屬君千年無直筆指摘妄紛紛  
是日薄暮遊二井寺凡躡石磴者數百仞而紺宇  
緇宮暈飛于其上有一童子引予遍示古蹟曲說  
故事朗朗可聽也偕坐樓上童子歷指四方說所  
謂二井八景似慧兒課魯論予隨其所指望之湖

景七十里勝繁千萬狀何止八景而已古人不能  
悉計而姑舉其大綱歟夫八景之品題源于宋復  
古東坡而流于燕山關中桃源湟川萬川梅川之  
八景而溢于西湖龍陽姑熟之十景而餘波瀾漫  
于我邦者不可勝言也予謂此則裁多景以造細  
景譬猶割美錦為數片不亦惜乎且夫題目雖美  
不能舉其廣詩歌雖巧不能盡其繁則使後之視  
者大索寔而勝景由此以減風采不若不分景目  
而泛言其繁欲淡言而不能之尤有味也

樓上宛如畫裏圍晚來烟水轉生輝無窮好景何由

寫嘆息無言空獨歸

十一日將遊宇治踰醍醐到黃檗山此隱元琦禪師之所創也天王殿羅漢閣坐禪堂祖師堂華燠雄麗制皆倣中土門扁柱聯金篆碧字與冬瓜印子相照映亦本邦之所希見也距茲一里抵宇治川清滄浩浩可濯可嗽橋畔有茶店茶竈碾壺楚楚瑩潔店主點茶飲予其味非常品客腸爲之一洗壁上有一居士像店主指而謂予曰此我祖像名通圓昔日源平之戰通圓坐橋畔點茶以解軍衆之渴仍以通圓爲茶店之號予按興正菩薩感

身記曰興正新宇治橋脩橋寺置茶房接任來今所指之通圓得非興正茶房之祖乎店主命一僕導予遊惠心院及興正寺皆幽寂不喧寺院亦清而不華寺前飯店臨流依山頗構風致予投之暫休烹鯉啖蕎麩酒太美連舉數杯鼓掌唱賴政之謠曲慨然感古今之興廢竊怪是川天險古來守京師者必邀敵於此而皆取敗何歟豈川險不足恃乎將所守非其要乎予深思其所以而得之夫長流數十里悉備之則兵不足分備之於一處則其所不備太廣敵若分一軍以扼我而出於其所

不備則我將如之何此乃川險不足恃非特宇治而已兵家不可不知也且夫洛陽天下之中四戰之衝豈以一川支四方也哉其所以取敗固有由也是以英雄知形勢者皆不以京師爲守唯足利氏收以爲根本傳之數百年而世世禍亂無寧歲蓋洛陽禮儀文物天下共主之所守英雄居此而化之則漸銷其銳氣風俗頽乎華靡兵威折乎風流將爲優游衰惰之一庸人而豈能制天下哉足利氏之治天下威儀風雅之美無不悉備而政刑不肅綱紀大壞威柄移乎下而不得收之惴惴焉

擁虛器於諸侯之上耳遂以是至乎亡豈非所居之使然哉既而出飯店遍探勝境覽古之懷益深予賴政乎扇芝之感高綱乎駒繫松視宇治橋之夭矯驚一來之嫖姚聽平等院之鐘聲想忠綱之叱咤於是腳力稍疲駕扁舟出橋下迅流如箭一解纜則舟飄然達乎伏見橋下矣因嘆予生涯艱屯長坐上瀨船今日偶乘下瀨船其快適不可言也噫使予生事如是船豈有髣髴之早化雪也高綱景時宇治川之先登以高綱爲首功千古之論定矣予謂士之所以爲先登專乎勇而不專乎

智故賞之者宜厚乎勇而薄乎智不厚乎勇則士氣不振士氣不振則軍無推鋒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倡之衆勃然從之然則爲先登者自倡其勇而從之者賈勇於倡者源乎夾川矢石相及其勢太險雖有勇者不得敢進景時獨奮乎衆中勃然先赴之景時亂川已半而高綱始從之以是視之則景時實倡高綱而高綱賈勇乎景時宐以景時爲首以高綱叙其次既而高綱給景時得以先之其先後僅爭尋常耳豈可以尋常之功居獨出於衆之上邪蓋景時激憤馱馱之落於高

綱手激怒奮進其氣專乎勇而不復省高綱之詐

此未足貶其功而益見志氣之可尚也

春庵云此論甚奇然

予竊謂高綱之先登已決於賜生安之日其臨守治川而有遲速者勢偶然耳恐非賈景時之勇者也亨按以遲速爲偶然則士恐解體

往事茫茫宇水流古蹤茶綠客生愁源平遺恨何時盡水石錚然鬪未休

十二日遊祇園清水凝眸於皇州而襟懷灑然魏乎美哉環而秀流而媚煥然以麗霽然以清此居中正統四方者乎想上古盛時七廟千門雄壯富麗當掩秦都而軼漢京遺新田足利之構兵殆

將滅於燹灰而漸僅興復遂不得仍舊貫令視者  
發千古之嘆愚哉一君之用兵也京師非英雄之  
所躔前無峭函關塞之防後無濱海運漕之便風  
氣清美人物纖弱可與樂泰平之化而未可與爭  
干戈之利一君不知天下之形勢唯見京城文物  
禮儀爲四方所取法以爲苟得之則四方可傳檄  
而定也於是平一君驅天下之兵以爭之而至於  
四十二年之不解朝得之夕失之一此一彼紛紜  
攫拏如群兒之爭一餅破碎爛斷無所取而公也  
苟知天下之形勢則必當引而遠去扼天下之吭

以擊其脊也而天下定于一何至於四十年紛紜  
也哉我視一君之收京城繕缺補漏徒欲偷一日  
之間四疆之外鼙鼓填然守陴者相顧沮氣一旦  
長戟刺闕則潰奔四出君臣相蹈藉稍得所託而  
敗氣漸蘇則又驅烏合之衆以嚮京師進而無繼  
後退而無所守其形勢根本之地置之於度外而  
直欲收天下於此不亦愚乎周武以聖人之仁義  
尚有岐周之根本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  
項羽爭天下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  
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秦漢以

來元天下者皆無不先保形勝之地而後能爭利於天下不然則進退無所濟也賴朝之起關東先入鎌倉以保根本而後乘平氏之弊蓋不如是則雖取天下亦易奪焉爾義貞入北國義顯入關東幸收一方之形勝而不知所以守之掃疆出京畿而其所獲之地棄之於度外遂至於兩失之不亦惜乎當此之時治其所獲而撫其所用控要害積糧儲繕器械蓄銳鋒寇至則可以禦也四隣有隙則可以乘也浸浸蠶食及五六州則尊氏自不能支之彼君暗臣驕且兄弟相圖可乘之隙非一也

使義貞帥數州之眾而入其隙則必當迎刃而解也唯其根本既亡矣故其機陳於前而不得應之暴百萬之骨以爭一無用之地故銳鋒竭於此而不能復振遂歿匹夫手為天下笑此非天之所亡實由乎人謀之不善人稱義貞能用兵我未或之信也損軒云此論用兵之先務保邦之基本滋根固帶之良策英雄之嘉謀漢唐宋之興皆用此法本邦賴朝及家康公之興亦與此相合豪傑之謀不期而同者也倭漢不知此法而不循行者必敗可謂暗主也

何堪佳麗帝王州四十二年戰血流此地紛紛為底事兩家兵略拙如鳩

溶溶淀川縱舟下矣不復勞篙烟草一呷程過半  
矣遐觀大坂城樓閣森列於千仞鴟尾撥刺於雲  
表宛然疑乾闥婆城湧出空中也乾闥婆城遊行  
空中樓閣魏然倏忽出沒大論具說之漢張騫班  
超輩在西域遙見宮殿浮出空中劉敬叔以為漢  
宮殿影予謂此必乾闥婆城也漢宮影豈能到西  
域邪

金殿珠樓入碧雲君主在此獨欣欣金湯亦是兒戲  
事一日漢風拂楚氛

十八日發船抵兵庫風不順泊船二日覽古於兵

庫福原之水涯予曾見古來英雄行大事者必先  
倡遷都之謀曹操遷都乎許下朱全忠移都乎汴  
州然後敢取大物清盛移都乎福原其志亦如是  
耳不知者以為清盛之拙計六十老姦豈不知遷  
都之煩費邪其意有大所欲故先作此謀蓋脅移  
天子以就我所便名為衛之而其實囚之耳於是  
乎廢而篡之其勢無所禦也清盛蓋欲如是而天  
適回其心嗚呼危哉

故都風月尚關心映水萬家氣象森應是當時供奉  
曲松聲半夜奏瑤琴



兵庫清盛之墓數尺歸然竦乎松林中無復竊一  
抔者知餘威尚行於樵夫牧童予謂松氏曰這老  
成佛無疑也松氏曰彼生前罪惡無量閻羅奈何  
得枉法假令閻羅鬻獄阿彌陀納昧彼財寶不得  
隨身何由叨極樂富貴哉予曰罪惡卽是菩提種  
子清盛平生暴虐酷毒天下咸曰平氏害衆予及  
女偕亡既而一旦瞑目則天下大開眉歡喜扑躍  
如得更生此以一死蘇天下其慈悲宏澤須臾菩  
薩擅度齊而奈何不證佛果也松氏曰苟如子之  
說則罪悉隨死而滅亦何用鐵棒湯鑊若干閑家

具爲也予曰惡如清盛者固足以死贖罪若位卑  
而罪小者其死之所以爲賜不厭乎人心豈得證  
佛果邪鐵棒湯鑊顧鞫區區小罪人耳語曰小盜  
誅大盜賞地獄亦不過乎如是也松氏笑曰使閻  
羅爲御史大夫貴戚大臣皆當爲清盛也  
鏡山云  
清盛成  
佛話勢家  
須參取  
相國孤墳傍水隈也無暴怒起風雷草頭露似平家  
淚點點幾年添綠苔

湊川楠氏之墓昔蕪穢而視者咨嗟今彫龔而足  
以勸義嗚呼楠公憂君之忠徇義之勇料敵之明

無不備且完也而君爲外於此也哉亦君爲令賊  
脫於西也當尊氏之敗而西也群臣抵掌謂天下  
已定今當有獻賊首者我輩預草賀表耳公獨感  
然深察賊再熾數請究討以盡之帝命義貞追而  
伐之義貞新納尤物顧內不發公遑遑屢趣義貞  
而尚遷延淹時月既出師則寇不可制也天下至  
于今咎先其機嗚呼義貞不足道公豈得辭其責  
哉義貞蔽惑如是則公躬請節鉞可也請而不得  
之抗表輒行可也馳走電赴覆巢扶窟悉縛寇賊  
獻之闕下免冠叩頭自治專制之罪則豈不烈烈

大功臣也哉既而賊雲興五十萬衆蔽海而來朝  
廷大震驚亟召正成問守禦方略正成陳東幸之  
策其言實適時機朝議率同之而宰相清忠排之  
公忿然廷爭遂不獲乎君而欲徇身於一戰以了  
事果哉碎碎乎徇小丈夫之所爲我不爲公取也  
公社稷之重臣而身係天下之安危苟公之所建  
而孰肯擾之顧清忠齷齪一鼠輩豈足與較齒牙  
也邪宜糾合文武百官條奏清忠誤國之罪誅之  
於象魏之下備法駕以請東幸之命則帝豈得不  
聽從乎此社稷之大計唯公宜任之而其他恐不

易辨也何則公之功略掩天下而忠義信於內外  
義貞已下皆受其規畫以決進退故倡之無不和  
者乃可以行大義而不宜拘小節蓋是時君為輕  
社稷為重區區專制侵權之謗非所恤也損軒云  
補公雖  
忠節逾人無勢位之正朝政其忠義令名明于后  
世而暗于當時且不幸逢佞臣執政方此之時其  
為者

祭楠公文

公之誠可以感鬼神而不能以驗時君之昏公之明  
可以知百世而不知殺身之負息公之略可以驅英  
傑而不能滅一梟雄之渾渾公之武可以制貔虎而

不能除一社鼠之喧喧蓋公之所不能者天之所不  
使而其所能為者不關於天嗟乎時君之終不可驗  
則唯有一死之可以息肩一鼠尚不可除乃知梟雄  
不易平宜乎公之死於此我誠無間然  
尤一日過一谷遠感英雄之遺蹤竊嘆平氏之不  
知兵此地隘窄山繞海環孫武所謂天牢之地大  
衆屯此則人馬如束而不得為馳騁進退且兵法  
五則攻之倍則戰之平氏之衆倍源氏而不能出  
戰自處敗地可謂不知兵矣李彦仙曰多為支軍  
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聚而一蹴於險則皆

潰矣平氏不爲支軍而自蹶於險可以驗彥仙之  
言也當此之時平氏分十萬之衆各據要害之衝  
見相進擊見害相救則彼寡而勢分我衆而力逸  
以衆擊寡以逸待勞其勢懸絕義經雖嫖悍必不  
能進也既而相持累月必當有可乘之隙義經兄  
弟相猜君臣不和我以利誘之以間擾之彼救身  
之不暇而豈能襲我邪夫兵者妙乎分之而敗乎  
聚之韓信多多益辦者分之而益辦耳項羽垓下  
之兵僅尤七騎尚分之三隊屢破漢之大衆可以  
見分兵之妙也王尋之昆陽曹操之赤壁符堅之

淝水以滔天百萬之衆敗於區區二四萬之軍者  
聚之而相亂故也可以見不分之害也

停橈要問前朝事樹色濛然晚雨中贏得漁翁頭似  
雪未知義經是英雄

備前州牛窓海路之要津浦戶殷實瓦屋比比寬  
永中熊澤氏相備侯崇尚聖道排斥佛氏初此地  
佛宇太盛當時皆遭毀拆既而興復輪奐倍曩時  
予謂熊澤氏惠民施教之方大可觀而獨恨逐異  
端者專任威力非漸化之術是以其所爲雖取快  
於一時大駭天下之視聽而其衛道之心不信於

世故旋滅旋興益張佛氏之意氣蓋我之所謂漸  
化之術非火其書廬其居之劇而變夷爲夏之術  
也唐太宗滅突厥李百藥論所以處之曰各卽本  
部署爲君長頒布法令漸化獸心我之所謂漸化  
之術亦如是耳凡釋氏之行數千年民惟釋氏之  
聽而不肯信其他寧違君父而不欲違釋氏此足  
以施我教也其施教之方命邦內之寺院糾察其  
所領檀那之善惡而酒茶接談之次法筵講說之  
際專諭之以孝悌忠信睦族恤患力業息訟凡人  
倫常行之正而雜之以因果報應有裨乎教化之

說彼有善則獎之有惡則警之而善顯於衆  
警之而惡終於不悛於是乎陳其人於官司官司  
隨善惡而黜陟焉其所陳善者衆則主僧受賞兇  
人衆則受罰如是則僧徒不得懈乎教誘而民欣  
然趨乎善矣民之蚩蚩目不知書而其孝悌根乎  
性者遂不泯今使其所深信者緣其性之所固有  
而導之豈不亦便於教化乎如是則寺院化爲庠  
序僧徒化爲督學而其爲檀那者漸化將以歸於  
仁義之正與其極力擊之編管挫辱以取快於一  
時孰若使彼不失衣食而張我教輔我治也譬猶

明主用人不擇夷狄盜賊皆用之各效其用也豈  
 如庸君然也哉苟非我類則欲草薙而滅之是以  
 亂滋熾矣或曰託僧徒行我道可謂侮聖矣予曰  
 子疑其形云爾苟以形而已雖我復可疑也凡我  
 貌服皆非孔孟之法與夫方袍圓頂何以異也哉  
 今使子行孔孟之道則將學其容貌服器乎抑將  
 學其孝悌忠信乎若唯孝悌忠信而可也乃方袍  
 圓頂之行我道亦何疑焉  備陽人山田十右  
 衛門豪氣雄辯尤喜闢佛當荷侯之廢佛一命山  
 田餘其事山田大悅攘臂排擊凡每毀寺必先與

僧論儒佛邪正彼服其理然後敢毀寺褫緇僧徒  
 畏之如虎牛窻觀音香火尤盛威靈動天下山田  
 欲毀之先告寺僧曰我欲以某日往設儒佛之論  
 汝勝即安存寺不然毀之仍預戒期汝勿懈僧等  
 大驚相議謂彼舌端豈可當邪所持者獨佛力耳  
 宜祈彼久臨期眾僧聚于法堂香烟雲湧環佛且  
 拜且泣曰佛運存亡在此時大士宜領諸天鬼神  
 斷山田命現種種惡報以懲毀佛者眾僧瞋目曲  
 踊振鈴誦咒響震林壑山田飄然粹至僧等膽落  
 出涕曰佛力竭矣我輩復何言相率俯首聽命山

田大笑直執觀音像擲地罵曰此木偶金碧粉飾何等狐魅設惑人塞仁義實可憎也即親揮斧擊之作數片復蹴之以示佛無靈時人無不稱其剛正也宋史曰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嘉泰二年調莆田尉囊山浮屠與群學爭水利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為冤且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歿予謂此事可與山田並按世之祈佛者亦足以少省也損軒云當似歐陽公本論春庵云此論極穩安損軒翁贈道香師書與此同意十數年前毅齋著攻異端

微文予駭峻厲窃恐高邁之才勝温柔之德今見此論知其工夫益進客氣漸消實可喜尚耳

尤五日過門司浦昔平氏奉安德帝沒門司海中是時平氏軍數千悉外節無肯降者平氏平生以柔懦所笑而其志節不屈如是則當時之士風可想見耳後世何庶幾柔懦之平氏邪如元享建武之亂朝為義兵暮為寇賊惟利之擇而不思義故紛紜至於四十餘年之不解苟守義如平氏而各從其君則不數年而宜定于一矣蓋北條氏舞姦詐之智欺孤兒寡婦以取天下當時忠義梗姦謀者皆以計滅之於是乎士風大變以容身竊位為

幸而以守義遭害為戒其弊浸漬至於新田足利之亂而名節掃地矣

建禮皇后為敵所虜不為節而遂為尼當時作野史者不知義而妄哀之嗚呼后之不知耻也甚矣安德崩闔族外節而后獨存使中華史臣紀之后不免於貶斥矣明藍玉虜元主妃逼行無禮妃耻之自殺陳建尚譏其外晚況建禮逢一藍玉而有覩面目亦不及元妃者乎

日角何堪魚腹葬數千貂錦落鮫涎如今平氏應無根草滿鎌倉四百年

九六日入筑前順風飽帆倏忽數十里過奈多浦奈多人見足跡知誰某未嘗識者不能復辨也五穀之類率藏之外若有盜之則尋足跡而獲之雖履痕亦識其人海樵餘錄曰黎俗藏酒米衣布之屬不于其家必簡一高坡之地離家百步以草樹繚繞置其中名曰段雖間有盜之者每犯輒獲法曰逐跟痕則足跡也余初不之信因被自服而然之今奈多之知足跡大類於此豈黎人之遺種乎志賀山下悍難危礁舟人太戒之過此則遙視府城翠然出於烟霧之上歸客每見之喜色可掬也



風激得灘浪似烟低昂蓬底日將眩無端惹得舟中  
笑遙見府城聖壁連

晡時著於津山下此開洋之地也山下築石壩者  
長數十丈以捍濤護船溱泊其中俗稱之曰波止  
是歲老府君此處開洋壩岸之際諸士伺候威儀  
整然海面百船齊進櫓聲震數里今日扁舟獨還  
岸際無人親舊一兩輩來迎互賀無恙耳

今年此地別殘春簫鼓百艘捲幔新千里歸來波止  
上烟中松寺暮鐘頻

歸鞍吟草下終

書歸鞍吟草後

右諸詩新奇可玩且各  
章議論卓絕用事該博  
是希世之詩卷可嘉尚  
若夫序引可屬于妙齡英  
俊之手非昏老之所能也  
寶永丙戌季冬十日

貝原損軒書

吟州

享保七年

六月吉祥日

阿州德島通町書林中村忠兵衛板

筑前州府 神屋弥左衛門著



1246133

